

臥龍

青年文史读物

2

文史资料出版社

纵 横

访叶剑英副主席.....本刊记者 石肖岩 4	
我的一点点奋斗精神.....张治中 11	
千迴百折更无畏.....陈再道 24	
时代 的 足 迹	南京江面上的壮举——国民党海军 第二舰队起义前后（连载）.....陈务笃 31
	辽沈战役中的蒋军上层.....杜聿明 38
	空门内 ——佛教僧尼旧社会的遭遇.....裘 润 50
英烈颂	兆麟和我们的孩子.....金伯文 60
中华儿女	“萍”“水”相逢.....丹 青 62
他，终于走上了光明大道 ——记国民党将领张轸起义.....黄 越 67	
鸿雁篇	身在禁中 心忧国事——张学良将军 在奉化写的三封信.....张魁堂 94
	张学铭未了的心愿.....汪东林 100
屏幕之下	清末奇案——记我父杨乃武 与小白菜的冤狱.....杨 濬 80

第2期

人物 春秋	一位朝鲜族抗联女战士.....刘建国 102 骂帝斥袁的章太炎.....李希泌 107
徐悲鸿的婚变.....徐静斐 118	
寻踪探迹	詹天佑说，火车自动挂钩是中国工人的发明.....郭民原 114
最短命的货币——金圆券.....靳 纪 110	
史海拾贝	朱德脱险记..... 115 溥仪的替僧..... 116 别出心裁的“积点制”..... 117
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——宁波鼠疫惨案的调查.....蒋廷龙 127	
黑网录	中统“秘宣”一瞥.....李 英 133
阎锡山和他的家族.....刘吉人 134	
纵横谈	历史不是一团泥巴.....叶观钟 148
回音壁	清宫“瑰宝”抵押后.....胡仲文 150 “十三太保”何许人也.....肖作霖 152

责任编辑：石肖岩 黄国平 郭丽卿 周均美

装帧设计：刘俊贵 于殿英 封面设计：刘俊贵

敬
請
好
從
橫
年
青
月
六
啟

榮
劍
英

一九八二年
九月十一日

纵 横

访叶剑英副主席.....本刊记者 石肖岩 4	
我的一点点奋斗精神.....张治中 11	
千迴百折更无畏.....陈再道 24	
时 代 的 足 迹	南京江面上的壮举——国民党海军 第二舰队起义前后（连载）.....陈务笃 31
	辽沈战役中的蒋军上层.....杜聿明 38
	空门内 ——佛教僧尼旧社会的遭遇.....裘 润 50
英烈颂	兆麟和我们的孩子.....金伯文 60
中华儿女	“萍”“水”相逢.....丹 青 62
他，终于走上了光明大道 ——记国民党将领张轸起义.....黄 越 67	
鸿雁篇	身在禁中 心忧国事——张学良将军 在奉化写的三封信.....张魁堂 94
	张学铭未了的心愿.....汪东林 100
屏幕之下	清末奇案——记我父杨乃武 与小白菜的冤狱.....杨 濬 80

第2期

人物 春秋	一位朝鲜族抗联女战士.....刘建国 102 骂帝斥袁的章太炎.....李希泌 107
徐悲鸿的婚变.....徐静斐 118	
寻踪探迹	詹天佑说，火车自动挂钩是中国工人的发明.....郭民原 114
最短命的货币——金圆券.....靳 纪 110	
史海拾贝	朱德脱险记..... 115 溥仪的替僧..... 116 别出心裁的“积点制”..... 117
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——宁波鼠疫惨案的调查.....蒋廷龙 127	
黑网录	中统“秘宣”一瞥.....李 英 133
阎锡山和他的家族.....刘吉人 134	
纵横谈	历史不是一团泥巴.....叶观钟 148
回音壁	清宫“瑰宝”抵押后.....胡仲文 150 “十三太保”何许人也.....肖作霖 152

责任编辑：石肖岩 黄国平 郭丽卿 周均美

装帧设计：刘俊贵 于殿英 封面设计：刘俊贵



访叶剑英 副主席

本刊记者 石肖岩

叶剑英副主席（一九八三年）

杨绍明摄

引得春风度玉关，并非杨柳是青年。

英雄一代千秋业，敢说前贤愧后生。

叶副主席豪放的诗句，象那万丈峡谷一泄千里的洪流，气势磅礴；它深邃的意境，又似那喷薄而出的红日，展扩着人们的胸怀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身经百战的元帅叶剑英副主席，在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，他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。

“青松出涧壑，十里闻风声”，叶副主席几十年的戎马生涯，记录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。从一腔热血，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，到领导广州起义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暴动，从中央苏区骁勇善战的红军参谋长，到国共和谈运筹帷幄的中共代表，从夺取全国胜利，决胜千里的卓越指挥员，到深受人民信任的北京市第一任市长，他为人民呕心沥血，功勋卓著。他披坚执锐，叱咤风云，敌闻之丧胆；他勇谋兼备，出奇制胜，“一剑曾当百万师”。叶副主席正是以他的丰功伟绩，赢得了亿万人民的衷心爱戴。

今年“八一”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六周年之机，我们怀着对叶副主席崇敬的心情，前去访问了他。

在叶副主席简朴的会客室里，我们详细地向叶副主席介绍了《纵横》的创刊情况，接着报告了采访的目的，希望叶副主席以亲身经历，讲述战争时期我党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，以便使广大青年进一步了解党的历史，增强爱国主义的思想觉悟。

叶副主席高兴地点点头，他接过我们递过去的《纵横》丛刊创刊号，仔细地翻阅了封面和目录，叶副主席说：“你们做了一件好事，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在我们伟大的国家里，一百多年中，出了许多被人民交口传诵的英雄，也出现了许多振奋中华民族的事迹。五四以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这些不朽的人和事就更多了。你们进行历史知识的介绍，将激励广大青年人，使他们从过去看到现在，温故而知新，为爱国、为社会主义、为不断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而奋斗。”

叶副主席高瞻远瞩的讲话，使我们受到很大教益。我们向他表示：一定不辜负您老人家的希望，把《纵横》丛刊办好，使它真正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。

叶副主席接着以清晰的思路，回溯了他从事统战工作的一些经历：

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内地大肆入侵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。日本的猖狂进攻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，激起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怒潮，在国民党营垒中也逐渐发生了分化。面对这种形势，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，于一九三三年初发布了愿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，“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，在停止进攻、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，订立停战协定，以便一致抗日。”当时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和一些军事将领的响应。一九三三年秋，从上海抗日前线被迫调到福建“剿共”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便采取了积极步骤，派代表来到红军驻地进行联络。叶剑英同志这时和周恩来、刘伯承

等同志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，与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进行了正式谈判，签订了《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》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可惜的是，这一既有利于我党，又有利于反蒋抗日，挽救国家危局的决策，后来遭到了党内“左”倾路线的干扰，前功尽弃了。

一九三五年十月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。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党中央继“八一宣言”之后，又作出了著名的瓦窑堡决议，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。不久，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，进入山西，准备出河北与日军直接作战。可是它遭到了蒋介石、阎锡山军队的拦击。

就在三月的一次自卫战斗中，我军俘虏了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，叶剑英同志接待了他，并亲自领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。毛主席诚恳地对郭登瀛说：“国民党也好，共产党也好，不管这个党，那个派，这个社，那个军，这个部，那个会，都搞抗日统一战线。”毛主席请郭登瀛回去后向阎锡山转达红军北上抗日的意愿。叶剑英同志也亲笔写了信函，请郭登瀛转交阎军的有关将领。郭登瀛被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动了，他看到了红军北上抗日、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真诚愿望。可惜，这一次转达的信息，却没有得到对方相应的回音。

叶副主席说，那时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，是放在争取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，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方面。早在一九三五年底榆林桥战役时，红军俘虏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，就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。

“听说您也找高福源谈过话？”我们插话问道。

“有这么回事”，叶副主席十分果断地回答：“我向他分析了形势，蒋介石利用东北军、西北军打红军，实际上也是企图消灭这两支队伍。我让他回去劝劝张学良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不要自己打自己。”

正是在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叶剑英等同志的开导启发下，高福源表示愿意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带回去，他坚定地表示，只要为

抗日，赴汤蹈火也行。很快，张、杨两将军作出了积极的反响。

说到这里，我们想起了叶副主席为促进红军与东北军、西北军的联合，亲临西安而遇到的一次险情：

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之前，叶副主席化装来到西安。一天，当他来到一处秘密联络点后，街道突然被国民党警察严密封锁，情况十分危急。正在这时，恰巧一位地下党同志路遇发现，急忙从东北军搞到一部汽车，将他秘密载出，才及时化险为夷。在这次遇险中，叶副主席表现了大智大勇、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。

叶副主席回忆的过程中，也不时问到一些问题，他几次提到张学良将军，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和现况。叶副主席兴致勃勃地向在座说：“张学良，他喜欢自己开飞机。”叶副主席以八十七岁的高龄，盼望着国共两党能够再度携起手来，进行第三次合作。他说，我们有过两次合作了。

还在一九三八年年底，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，希望中共派出一个军事顾问团，帮助蒋军进行抗日游击战的训练。我党毅然同意，决定由叶剑英参谋长率团。

一九三九年年初，一个以训练蒋军中上级军官的“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”便在湖南衡山县南岳镇正式成立了。蒋介石亲任训练班主任，叶剑英出任副教育长。当时，国民党方面的意图，不是想向共产党请教，而是想通过训练班，摸摸共产党战略战术的底细。叶剑英等同志，则以共产党人宽阔的胸怀，决心通过训练班，向蒋军学员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。由于双方目的不同，想法不一，不久，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。

一天朝会上，教育长汤恩伯当着叶剑英的面公开讲：“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有完全把握的，但各种迹象表明，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，令人产生怀疑，……”

叶剑英副教育长听到这种公开制造分裂的论调后，极为愤慨，立即走向讲台，坚决加以驳斥，他说：“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，实践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，不象有些人早上恭读总理遗嘱，晚上恭读总理遗嘱，这样天天阿

弥陀佛，究竟对国家、民族有什么用？！”叶剑英说完，拂然而去。

由于叶剑英副教育长态度光明磊落，讲话义正辞严，驳得汤恩伯张口结舌，无以作答，只得宣布散会。当场，学员们哗然，相视而笑，纷纷议论说：“副教育长真行！”

叶剑英驳斥汤恩伯的事，轰动了整个训练班，造成了很大影响，训练班副主任陈诚急忙赶来训话，企图予以平息。他貌似公允地说：“教育长与副教育长闹意见，是怎么一回事？古人说，君子与君子无争，何以故？以能互让故也；君子与小人亦无争，何以故？以君子能容小人之过也；惟小人与小人始争，何以故？以不能互让也。由此观之，两个都不对。”

叶副主席说到这儿笑了，正是这个陈诚，背后诅咒八路军、新四军“游而不击”，可实际上谁又看不清呢？国内战场上，八路军、新四军为抗日作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他们正是严格遵循国共合作的协议浴血奋战的。

第一期训练班的毕业考试，是举行一次伏击演习。按计划，部队隐蔽好后，应俟“敌人”全部进入伏击口袋，由指挥部统一发出信号，才能开始射击。可是蒋军毫无敌情观念，也无组织纪律的约束，指挥部尚未发出射击信号，许多学员就“乒乓乒乓”



叶剑英同志在军调部研究工作
(一九四六年)

打起枪来，“敌人”不慌不忙地进入口袋接受“伏击”，致使演习啼笑皆非。

第二天一早，全体学员集中大礼堂，由叶剑英副教育长进行总评。他说：“这次伏击演习，我们事先拟好计划，规定了各种措施，并一再强调纪律，然而，演习的结果令人十分遗憾！”

叶剑英讲到这里稍停了一下，又沉痛地说：“大家应该想一想，现在日寇的铁蹄在践踏着我国的领土，蹂躏着我们的父兄姐妹；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国家拿出不少的钱来开办这个训练班，费尽人力财力，但通过演习，可以得出结论，收效甚微。”他说着动了感情：“大家扪心自问，这对得起祖国人民吗？将来又如何去敌后打游击呢？！大敌当前，国耻未雪，如此训练，令人痛心……。”

叶副教育长的讲话，态度诚恳，语重心长，整个礼堂鸦雀无声，多数学员低头无语，面带愧色。

叶剑英以他的言传身教，感染了一批学员、教员，他们逐步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，认识到面临大敌，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，共同御侮。

叶副主席正是以他的卓识远见和实践活动，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，使原来的朋友更加感到共产党的伟大，使敌人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，许多人真正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温暖。

一九四八年六月，我党华北军政大学开学，由于培训任务很重，教学力量严重不足，叶副主席明确地指示：“在那些脱离敌人营垒的旧军官和被我们俘虏过来的人中，吸收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学校任教。”于是“搬师请贤”，学校陆续接受了一大批投考来的、起义来的和解放来的旧军官。

当时，有些同志很不理解，说这是“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，是给自己抹黑。”叶副主席知道后，专门讲了这个问题，他说：

“争取、团结、改造、使用旧军队和旧军官问题，在党的七大文件中，已有明确的论述。中国的旧军队、旧军官，有几百万人，不能简单地对待，必须争取、改造和使用他们，因为这不是少数



叶剑英、邓小平两位领导人正在亲切交谈

人的问题，我们的眼睛要看到几百万。”叶副主席并要求学校对旧军官做到政治上平等，生活上关心。后来证明，这些旧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帮助、教育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，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对此，叶副主席说：“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，是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只要我们执行得好，它就能发挥巨大的力量。”接着叶副主席话题一转：“和平时期我们也需要统一战线，也需要合作，今天，我们建议国共两党举行平等会谈，不就是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吗？我希望国共双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大业，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。”

不知不觉，我们已经打扰叶副主席很长时间了。当我们冒昧地提出请叶副主席为《纵横》丛刊题词时，他欣然同意了。这时，我们仿佛从叶副主席慈祥睿智的目光中，看到了他对青年一代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临别之际，我们紧紧握住叶副主席的手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敬祝叶副主席健康长寿！”

• 我的一点点奋斗精神 •

张治中

张治中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，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，也是为维护国共两党合作作出过大量有益工作的“和平将军”。他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，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不幸病逝。

本文是张治中先生回忆录的一部分，正象他所说的，是“我的一段艰苦锻炼和经历惊险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我的一点点奋斗精神”。我们对该文作了少量调整、增删，发表如下，以飨广大青年读者。

——编 者



周恩来、张治中（中立者）一九四六年在济南

我于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安徽巢县西乡洪家疃。从六岁到二十二岁的十六年，是苦读和流浪的时期。这个时期我吃了许多的苦，受了许多的气，遭遇了许多的危险，蒙受了许多的挫折。

入 私 塾

我生长在穷苦的农工家庭里。我的祖父是农民，一个半自耕农，幼时念过书，喜欢看小说，特别是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封神榜》，虽然勤苦一生，还活到八十三岁。我的父亲是篾匠——手工业者，也念过书，会记帐。他的手工业是竹器工作，拿竹子破开削成篾片，编造各种农具或用具，如稻箩、菜篮、挑东西的扁担、扒草的耙子、凉床、筷子等等。他在安徽合肥所属丰乐河镇开了一个篾器店，除了自己工作外，也曾雇用几个长工。他的收入很难维持一家生活，经常要借债度日。我的母亲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女儿，没读过书；自小身体不大好，还患了严重的气管炎和肺病，常常咳嗽哮喘，十分痛苦。她养了四个孩子，我是老大。父母亲也是过了一辈子穷苦的日子。由于生活的煎熬，母亲四十九岁上死了，父亲也只活到五十五岁。

从六岁开始，我很幸运地能够在私塾里上学。起初在合肥丰乐河镇，以后在我的故乡——巢县洪家疃和在合肥长岗张村西峰庵，我整整念了十年线装书。中间从了好几位老师。特别是我的叔舅洪子远先生和张开轩先生，给我的启示很大。他们都认为我“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，颇堪造就”。我的父母，更是怀着一种“望子成龙”的旧思想，虽然家境很苦，也竭力支持我的学业。

我的第一个业师是我的叔舅洪子远先生。我从他读书的程序与一般不同，是先从艰深的书读起，就是先从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读起，反过来再读“四书”。背书的方式也与一般不同，“五经”“四书”整本、整部地背，硬是那样蛮干！又如上下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连朱注都一齐背。我的悟性和记忆

力真强；而我的那位叔舅业师教学认真，督责极严，我虽有这样强的悟性和记忆力，也得要苦读、苦背。

我的业师是怎样的严法呢？你只看他手上拿的那块厚厚的无情的板子就可以设想到。我现在的右额上还隐隐约约留下了一条创痕，这就是被打的遗迹。背书时只要偶然停顿一下，那块无情的板子“刷—”地一响就会落到头上，打得头破血流了。至于罚跪、打手心，有时甚至罚一顿不吃饭，凡已成为当时私塾的一般风气，在我都是毫不足怪的事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以下两件事：在夜静更深，我还没有放学，我的母亲不放心，体念这个未满十岁的清瘦的儿子，常常悄悄地站在书房门外，从门缝里窥看我疲倦苦读的情形，等我放学出门时，她就拉着我的手不自禁地流下泪来了。慈母之泪，真是人间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啊！

有一次我被罚不许吃饭，我的可敬、可怜的母亲，知道儿子受了这样严重的处分，心里更是难过，背后买了两个粑粑，偷偷地送给我吃。我终于是一个小孩子，回到家时就哭了，母亲又以慈悲的心情来安慰我。

再看我在私塾念书时的生活情形吧。

论力量，我是读不起书的，而我竟能在私塾读了十年，实在是勉强万分。所以我个人的生活状况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记得在洪家疃前面岗上梨园读书时，共有二十多个同学，只有我和两个同学住塾，三个人共同出米煮饭，但各吃各菜。一个同学是本村富户，餐餐吃肉，另一个同学是外村一个寡妇的独子，他家也常送好菜来，只有穷孩子的我，每顿吃小菜饭，望着人家垂涎。父母远隔丰乐河，只有祖父和二姑父母住在本村家里。有一次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请厨师到我家要点肉吃，可怜的祖父悲凉地对厨师说：“肉吗？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！”厨师回来转告我，我听了心里实在难过已极，深悔自己的孟浪。还有同样的一次惨淡回忆：在丰乐河时，我身上生满了疥疮，有人说吃猪油蒸红枣可以健脾，疮可以好。我告诉母亲，母亲默然说：“饭都吃不周全，哪能有

什么猪油蒸红枣？！”

我睡的床，只是一块木板垫着一层稻草，上面复着一床烂棉絮。夏天也只有一顶稀烂的帐子，四面八方都是孔，大孔小孔，补了又补，糊了又糊；然而，由于一天读书的疲劳，仍然得钻进去睡。大概当我熟睡的时候，也正是蚊子大肆活动的时候。曾记有一次，我的业师拿着扇子替我赶蚊子，我才为之惊醒，感谢不已。

这种艰苦生活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有益的磨炼。和我一起吃住的两位同学，家道小康，生活一切比我好，但念书成绩总赶不上我，以后也没有什么成就。可见人在幼年时吃些苦头，不但没有害处，还会大有好处。

当学徒

十三、四岁时我曾去考过秀才，不久科举停了，而洋学堂又进不起。我心里盘算：学文不成学武吧。于是跑到扬州十二圩去投奔一个亲戚，等候随营学堂招考，但这个学堂没有开办，郁郁回家。在失望之余，感到无路可走，就到合肥丰乐河一家名吕德盛号的杂货店当学徒。

吕老板知道我是个读书人，仪表、态度、举止和一般学徒不同，所以不把我当普通学徒看待。大约干了三个多月吧，算盘学会了，吕老板叫我算帐、记帐；但是普通学徒应做的工作我还是去做，如早起洒扫，收拾铺房，抹布架子，清理糕饼，洗茶杯，泡茶，客来敬茶，招待顾客等等。吕老板当时正盖房子，我有时去做小土工，也掏过阴沟。凡是不可以做的事，我常自动去做，一点不躲懒，只有一件事未做过，就是没有替老板和管事铺床、倒便壶。这大概是特别照顾我这个读书人吧！

店里的生活现在想起来还有印象。

第一是吃饭。平常吃饭只是一两碗青菜、小菜，每逢初一、十五有肉吃，我们叫“吃荤”，盛一碗满满的饭，夹了菜放在饭